

2×3公尺的天空

馬偕紀念醫院 楊荔嫻

已經快半年了，每天望著2×3公尺的天空，期待有一天可以回家，夜空中的星星，那麼亮，那麼美，卻那麼觸不可及……

第一天跟一般外科查房，來到病床邊，一個眉毛發白的75歲的老翁在那裏，瘦得臉頰都垂下皮來了，眉頭鎖得緊緊的。張醫師問：「今天還好嗎？」老翁淡淡的回了一句「還好啦！」語畢，頭轉向另一邊，顫抖著雙手，把淺藍色袍子掀開，越南看護阿珠幫忙拆造口和紗布。天啊！我生來這輩子，都沒有看過這麼大的傷口！快要一個巴掌的長度，周圍紅通通的一圈，不斷有黃色液體從中間冒出來，裡面還看得到黃白色的懸浮小顆粒，有一種接近糞便的味道，但又沒那麼重。

原來他半年前開的大腸癌，之後傷口癒合不好，有一個瘻管直接從開刀後的大腸連到皮膚上，之後又一連幾次小腸沾黏，迴腸段也破幾個洞，結果他們像小支流一樣匯合為一，一起從肚臍上的大海口湧出，吃多少，漏多少，腸液量從未低於1.5公升。

「這樣下去不行，看來要再想辦法了！」張醫師帶著大伙兒一起幫他換藥，同時也觀察傷口。老翁屏著氣、咬緊牙根，眼睛眯成一條直線，手握拳頭，口中不時發出「嘶嘶、嗚嗚」的聲音，折騰了好一陣子，專科護理師才喬好一個不會讓腸液流到旁邊的造口貼法。

「我可以回家嗎？」老翁帶痰微弱氣聲問到。張醫師笑而不答。

說到回家這件事，我也要捏一把冷汗。

前陣子老翁的傷口長還不錯，醫師有開過家庭會議，說是家屬準備好的話就可以回家了。所謂準備好，最重要的就是同住的家屬要學會換藥，有滲液就要換，沒有勤換藥的話，流出來的腸液會會侵蝕旁邊的皮膚，這樣傷口很難長回來。在醫院的話，看護和護理師換藥都換得很勤，平均一天下來要換四次。回家後家屬可就頭痛了，老翁雖然狀況不好，卻一直都無法符合聘請居家外籍看護的補助資格，顯然是請不到外籍看護的。出院準備小組提議暫時送到護理之家去照顧，但是，女兒們礙於老爸會覺得送到安養中心好像是家人不要他了，外人觀感不好，而且老媽也還健在，需要互相陪伴。最後只有申請了居家照護和居家喘息服務，但是，以上2種服務，都不包含換藥這種侵入性治療的服務。現在與兩老同住的只有未出嫁的小女兒，每天要工作到晚上十點才回得來，但是看到老翁歸心似箭，帕金森氏症的老婆承諾她會盡量學、盡量換，只希望老公可以回家一起住。

家屬約了時間和專科護理師學換藥和造口維護，大家都很認真的看著。接著護理師請小女兒戴上手套來練習一次，她緩慢的戴起手套，護理師說一動，她做一動，等到最後再請她自己做一遍，她又忘記了，清理傷口時，她應該是很怕弄痛老爸，一直都是蜻蜓點水，最後還是護理師捉著她的手，要她感受能把傷口清乾淨的力道。老翁的老婆則一直念說：「換藥真的很難很複雜耶，我不會啦，我一個這麼老的人了，怎麼會記得起來呢！」

大女兒隨後也來了，辦了出院就拖著一堆東西回家了。據悉回到家裡，女婿還要將坐在輪椅上的老翁搬上五樓的住處。

在家裡的時候，我們用Line密切地聯絡。因為護理師有囑咐一定要勤換藥，如果最後家屬在家裡真的沒辦法的話，要向造口師求助，再沒辦法的話，就要直接回急診住院。

結果發生驚人的事，老婆幫忙換完第一次藥之後，腸液還是一直漏出來。老翁覺得一直說她換的不好，自己換都比她厲害，結果就把紗布拆下來，但是造口也不小心一起拆下來了，理論上造口只要一個禮拜換一次，下禮拜回診的時候再換好了。現在，他們都急了，也不知道怎麼辦，只好拿紗布先墊著。最後的希望就是晚上十點回來的女兒，希望他還記得怎麼貼造口，結果，小女兒回來，弄到半夜2點，都沒有成功，對老翁來說真是一個不眠夜。

第二天，終於連絡上造口師親自造訪，這事才到一段落，但是造口師回去後不久，老婆又發現腸液有點漏出來。造口這樣又黏又拆了3天，老翁突然抱著傷口在家中喊痛，著急的家屬就把他送回急診了。

回到病房，「下次不敢回了，回了只會辛苦家人，我不要回家了，住在這裡就好了！」看來老翁徹底打消了回家的念頭，從此，每來看他眉頭更加深鎖了，本來就不多的笑容，更加無蹤。

過了1個月，主治醫師又召開了一次家庭

會議，三個女兒女婿全員到齊，老婆當然也來了。張醫師解釋道：「這兩週來，你們的父親狀況不好，反覆發燒感染。我懷疑他裡面的腸子有壞死，抽血檢查發現腫瘤指數也不太正常，需要開進去看才知道。最擔心是大腸腫復發瘤轉移到了小腸，導致沾黏壞死，而引發這次的感染。再不處理的話，反覆感染，最後會有敗血性休克的可能，危及生命。但是現在腸子都在感染發炎，現在開進去的話，很容易沾黏又腸子破洞了。我需要等到他比較少發燒的時候再做，可能是下週。手術時間大概10小時以上，需要全身麻醉，我會和大腸直腸外科的團隊一起進行。開完之後需要住在外科加護病房1個禮拜，沒有意外的話，就可以轉出來普通病房了。由於這是個大手術，對於林伯伯目前的身體來說是很危險的，手術時間很長，但是不開持續感染的話，狀況會更惡化，所以我需要大家共同決定，要不要拼這一次。」

「我…我擔心…會不會…老爸就撐不過這次（手術）了！」潸然淚下，大女兒一頭附在椅背上。張醫師遞上紙巾，現場一片沈默，大家似乎在擔心同一件事，只是大姊一句話都點了出來。

手術前夕逢平安夜，因為開會，我今天比較晚來看他。

「聖誕快樂，伯伯，你知道今天是平安夜嗎？」

「聖誕節嗎？我以前每年都有辦過很大型的，我們那個里的人都會來參加，我之前是里

長的助理，里長什麼事情都預算交給我去弄，已經很多年了，我就在我家附近騎機車嘆來嘆去處理，大家都很敬重我的。」他那天看起來精神還不錯，眉頭沒那麼緊了，只是比較常看著一個定點發呆，比較像是在想事情。

「明天要開刀了，你會怕嗎？」

「我的後事都已經安排好了啦！沒有什麼好牽掛了。除了我的三女兒，她想要結婚，但是我老婆一直不給她結婚，因為她結婚的話，就會要分走一棟房子。我們原本有三棟房子，大女兒和二女兒出嫁的時候，都有給他們一人一棟，剩下一棟我和老婆自己住。我老婆就是這樣，什麼都要握在手上，她害怕財產和最後的房子都要分給三女兒，不太有安全感，她自己也是生病，有帕金森和憂鬱症。」

平安夜裡，望著病床上2×3公尺的星空，其中有一顆特別亮，想說那顆就是伯利恆的星吧！聽著打藥機和抽痰機的聲音慢慢閉上眼睛，「嗶～嗶～嗶」他彷彿回到去年的平安夜，舞台上教會的小朋友著可愛的服裝，手拿鈴鐺，演出「叮叮咚」，台下他與一家大小一起吃辦桌，不時會有里長和村里的人過來拜謝、拜託事情，也有敬敬酒，閒話家常的……

